

# 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 ——揭秘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家”之路

■侯坤

### 写在前面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从2014年至2021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连续8次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已有825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军地有关部门,为前七批归国安葬的在韩志愿军烈士建立烈士遗骸DNA数据库,通过对照遗物、查找史料档案、生物信息技术对比等方式为多名烈士确认身份并找到亲属。

### 迎回

“7月下旬,中韩双方相关部门就遗骸鉴定、交接时间、交接形式、疫情防控、深化合作等7个方面具体事宜深入交换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馆(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李敬先介绍,今年的烈士遗骸迎回安葬工作,在全党全国隆重庆祝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举行,同时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对各项准备工作提出更高要求。8月底,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军地有关部门,克服诸多困难组成高规格遗骸交接代表团,按时赴韩国执行烈士遗骸交接任务,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也第二次出国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9月1日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在韩国仁川市装殓。现场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包裹后放入木质棺柩,并在棺柩外摆上鲜花。烈士的每件遗物都认真清理、编号登记。仪式现场,中方代表向志愿军烈士遗骸默哀鞠躬并敬献鲜花。

9月2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遗骸交接仪式。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棺柩登上空军专机,烈士英魂魂归故里。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吕超表示,中韩连续8年合作开展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表现出韩方对志愿军烈士充分的尊重,促进了中韩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感情。

“促进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科学化、专业化,需充分发挥相关领域专家作用。”9月27日,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



9月1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韩国仁川举行。

左图:韩方工作人员将志愿军烈士遗骸入殓。

上图:志愿军烈士遗物。

新华社发

遗骸回国不到1个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召开烈士纪念馆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来自军队、公安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地方高校及国内文博系统的29名专家学者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馆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主任李中水介绍,这些专家学者将分别组成纪念馆保护、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分析以及烈士精神弘扬等5个专家组,合力推动包括志愿军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在内的一系列褒扬纪念工作。

### 鉴定

展志忠,第七批归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之一。他的遗骸附一枚编号CHN-626,刻有“展志忠”3个字的印章。

2020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馆保护中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正式成立,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烈士事迹和遗物收集整理是其主要职责之一。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等军地有关方面通过查找史料和档案记录,结合烈士牺牲时间、作战地点、遗骸发掘位置等要素,筛查出431位烈士名单。相关省份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同协助摸排烈士亲属,组织333位烈士亲属参与DNA信息采集和鉴定比对,军地单位包括3名院士在内的10余位专家进行评审论证,最终展志忠等4位烈士身份和亲缘关系得到确认。

2015年1月,国家启动“忠骨计划”,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升启和他的团队受领任务,开始着手建立

“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数据库”。王升启介绍,志愿军烈士遗骸鉴定有两大难点:一是烈士遗骸因年代久远,加上掩埋条件差,遗骸降解程度严重,给DNA提取带来很大困难;二是志愿军烈士牺牲时大多没有后代,父母兄妹健在的也很少,主要依靠远亲DNA进行比对,亲缘关系鉴定非常复杂。

“总体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技术国际首创。”经过多年攻关,王升启团队突破陈旧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时间长等核心技术瓶颈,最快可在6小时内完成遗骸DNA提取工作,提取成功率达95%以上。

“用DNA等技术手段确定烈士身份和亲属情况是对烈士褒扬工作的新突破。”李中水表示,烈士遗骸身份认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且严谨的工作,任务团队克服了时间久远、资料缺乏等困难,用较短时间成功确认烈士身份,验证了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对路径的可行性。

### 期许

9月17日下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内,王升启和团队成员正在为赴沈阳开展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DNA采样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联合国地优势单位和资源组建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等专门机构,规模化、常态化开展失踪烈士和亲属基础信息库、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位无名烈士有名。”王升启坦言,规模化开展烈士DNA数据库建设和认亲比对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与其他国家都存在差距。在他看来,亲属DNA数据库与烈士DNA数据库同等重要。他建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医疗卫生系统等多部门联合发力,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尽快抢救性采集烈士亲属DNA样本,提高认亲比对成功率、准确性和效率。

李中水介绍,近年来中韩两国在志愿军烈士遗骸发掘、鉴定、交接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我国烈士遗骸搜寻鉴定工作起步较晚,经验较为缺乏,需要加大交流合作力度,学习借鉴相关经验。我国可以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式逐步制定、颁布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相关法律和法规,尽早将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纳入制度建设总体框架,明确搜寻发掘任务规划、体系建设、工作标准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化发掘保护规程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国内军地有关单位及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借智借力推动组建搜寻、发掘、鉴定等专业化队伍平台,让更多志愿军烈士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和亲人“团聚”。

“烈士寻亲,体现一个国家的温度,也是对军人的承诺。无论你在哪里,国家会把你带回家。”吕超表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祖国和人民对烈士的缅怀和崇敬永远不会改变。

着琴行里传出的琴声隐隐颤抖。从此,吴春雷几乎每晚都到琴行请教练习,逢年过节也不例外,还和几位志趣相投的同龄人组了个乐队。

只是,音乐总会让步于生活。不到1年时间,乐队成员因为种种原因渐渐离散,最后剩下的是吴春雷和一个医生老徐。

吴春雷并不懊恼,对现在的生活,他挺满足。他和老徐时不时碰头切磋,成为因音乐结缘的挚友。一双儿女都已工作,生意也算稳定,较之李宝东及那些在前线牺牲、受伤的老兵,吴春雷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很少跟别人提及当兵打仗的事儿,只有和战友们一起,话头才会像像水,汨汨涌流。

那一年4月23日,十几位战友相约重返云南。吴春雷因故未能成行,他一直关注微信战友群里的动态。大坪子村变化很大,当年的崎岖山路变成平坦大道,可以开车进村,老乡们大多住上了楼房。战友们找到李宝东牺牲的山头——视频中,红土崖上苍苍莽莽的野草和30年前别不大。老兵们多已半秃了头,须发斑白。大家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在纸烟燃起的青烟中念叨:“李宝东,你来看你呀。30年没见,大家都想你……”

看到此处,吴春雷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那天,他又弹起那首歌:“别问我,别找我,别等我,别盼我。别问我,别念我,儿子是为祖国……”

后来,吴春雷在一个视频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在他的直播间直播他弹唱。吴春雷总笑自己没文化,是粗人,没有细功夫。但是,他短粗的手指划过琴弦时,唱的都是真心话。

他唱起了朋友原创的《鸽子,我为你歌唱》,把“鸽子飞吧飞吧”唱成了“鸽子灰吧灰吧”。这是改不了的乡音,跟他对那段岁月的记忆一样,融进了血液里。

## 老兵新貌

退役军人胡国良30多年倾情播撒爱心

# 不褪色的“慈善老兵”

■蔡云莺

9月26日,在“于锦雄”助学奖教基金捐赠仪式上,云南文山学院附属中学的数位优秀学生和教师获得该基金发放的第一批助学奖教金。

于锦雄是谁?他不是捐赠者的名字,取自上世纪80年代边境作战中牺牲的3位烈士江于庆、赵锦标和王铁雄名字中的各一个字。基金的捐赠者胡国良,是3位烈士当年同一个突击小组的战友。

向文山学院附属中学捐赠“于锦雄”助学奖教基金,是胡国良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借此纪念牺牲的3位战友,回报曾战斗过的第二故乡。

1982年秋天,胡国良从江苏无锡应征入伍,成为原南京军区某红军团一名战士。身处这个功勋卓著的英雄团队,胡国良深受革命前辈英雄事迹的感染,立志当好红军传人。

当边境作战的战火燃起,胡国良和战友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胡国良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军3年后,胡国良告别军营,却一直把军装“穿”在心中。他怀念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白手起家

在无锡惠山区胡家渡村创立一家建设工程公司。他特意在公司设立了3间老兵宿舍,床上是叠成“豆腐块”的绿军被,床下是整齐划一的洗漱用品。他关爱亲如兄弟的退役战友,每逢企业招工,优先考虑退役军人。他牵挂曾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今年5月出资为在边境作战中失去左腿的华大威和失去双腿的沈根林买了1辆房车,“希望他们多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胡国良的“爱”,不只献给军队和战友。走出军营,他从未忘记肩上的责任:“保家卫国,军人的责任来自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饮水思源,企业家的责任来自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真

诚回报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胡国良的爱心“延长线”越来越长。公司职工李道传患病,胡国良及时伸出援手,5年来先后捐款捐物达10万余元。每逢重阳节,胡国良总会出现在当地的几家养老院,为老人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2019年“六一”儿童节,胡国良把国家多年来发给他的生活补贴悉数捐给无锡市惠山区实验幼儿园。

垂范是最好的动员。汶川特大地震,胡国良带头捐款,公司员工紧随其后献爱心。关爱老人,胡国良出资相助,许多战友积极响应,慷慨解囊。2017年8月1日,胡国良在几位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下,在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创立全国首个面向高中生的国防奖学金“国良国防奖励基金”,鼓励更多学子献身国防事业。当年10月,他携手惠山多名企业家,共同出资在胡家渡村创办了“惠爱·胡家渡”基金,资助助学、助老帮困、扶弱助残,受到广泛好评。2019年,胡国良被评为首届“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今年10月中旬,无锡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单位收到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东林学校的感谢信。乐都区是惠山区的精准帮扶对口单位。10月初,胡国良带领“惠爱·胡家渡”基金的帮扶小组专程前往惠山区援建的东林学校,把爱心捐款送到50多位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学生手上,并承诺长期帮扶直至他们毕业。

“我作为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不仅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还要把解困帮困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们将与东林学校长期结对帮扶,还要通过消费帮扶为海东市乡村振兴作贡献。”胡国良说。

退役军人曲建文“一生立志做雷锋”

# 不“退休”的雷锋班长

■本报记者 颜士强 通讯员 梁鸿雁 吴杰

1966年,曲建文成为雷锋班第4任班长,那是他参军的第4年。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沈阳军区工兵某团运输连二排四班为“雷锋班”。3月,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华大地掀起学习雷锋热潮。那年夏天,刚穿上军装的曲建文得知即将前往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兴奋不已。新兵连时,曲建文就立志向雷锋学习,沿着雷锋成长的轨迹前行。后来,他因为训练和学习成绩优秀,如愿被分到雷锋班。

当时,曲建文的班长是雷锋班第3任班长于泉洋。于泉洋和雷锋是同班战友,分在同一个班的好战友。在于泉洋的传帮带下,曲建文开始懂得怎样向雷锋学习。他和战友勤俭节约,把省下来的津贴存起来,用来帮助生病的战友、看望军属和五保户。曲建文认真学习雷锋日记、雷锋故事,在践行雷锋精神的实践中,获得“一事之前想雷锋,一事之中学雷锋,一事之后比雷锋,一生立志做雷锋”的人生感悟。

表现优异的曲建文当兵不满1年就入了党,被评为“五好战士”。后来,曲建文继续弘扬雷锋班精神,受邀为部队、机关、学校、企业等作学雷锋报告,在全国各地播撒雷锋精神的火种。2003年,曲建文在枣庄市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地市级雷锋班研究会,自费制作展板,在当地开展“雷锋精神进校园”活动,后来又将在巡展范围扩大到济南、青岛、潍坊、烟台等地的十几所高校。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弘扬雷锋精神的事业中去,做一名永不‘退休’的雷锋班长。”如今,曲建文已是79岁的老人,但在传承雷锋精神、当好雷锋传人的路上,他从未停歇脚步。



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邀请志愿军空军老兵朱凤岐和妻子齐德荣来到学院,开展新老飞行员“共忆使命忧患,共话矢志空天”活动。

胡绍武摄

★音乐,像温柔的手掌,抚摸着这些离家不久的年轻人。歌声里,战争的残酷、死亡的隐忧,都退得远远的。

★他很少跟别人提及当兵打仗的事儿,只有和战友们一起,话头才会像像水,汨汨涌流。

# 吉他声中的岁月

■程艳

学旋律、记歌词,慢慢可以弹出几首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我的故乡并不美》……吉他声一响,营地飘起歌声,一丝丝,一缕缕,一片片,不整齐,也不算优美,但透着勃勃生气。歌声里,战争的残酷、死亡的隐忧,都退得远远的。有些战友在老家有了相好的姑娘,休息时会打着手电趴在被窝里写缠绵的书信。所以,弹吉他的时候,总有人总愿:“来首情歌!”

1987年4月,侦察分队上了前线,担负夜渡潜伏任务。月光下,群山的轮廓朦胧柔和。吴春雷知道,这山山岭岭吞噬过很多战友的生命。黑暗中,他想象着自己牺牲的场景。他渴望胜利,但也不惧怕死,只担心家里人难过。

5月2日,侦察分队组织搜山,熟悉地形。在某高地的一处山洞口,一排副班长李宝东被洞内敌人射出的子弹击倒。吴春雷和战友立刻围上去,眼看着鲜血在李宝东的绿军装上浸出一朵硕大的“红花”,又渗进身下的泥土里。19岁的李宝东,上唇的胡须很细软,还没有谈过对象。

白昼漫长,睡不着的时候,吴春雷和战友拿出吉他练习,轻唱起其他连队战士创作的一首歌曲:“别问我,别找我,别等我,别盼我。别问我,别念我,儿子是为祖国……”唱着唱着,大家的鼻尖总会酸起来。

此时,前线的硝烟开始渐渐散去。逢到节日,吴春雷和战友就与当地百姓一起联欢。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战士们也不示弱,吉他一弹,张口就来。吴春雷还到当地小学教过孩子们唱歌。这样的时刻,他总觉得战争离他们很远。太平安然的日子,真好。

1988年4月,侦察分队从前线撤下,降地94人,降地93人。李宝东长眠新疆,永远留在他的青春岁月里。

1990年3月,吴春雷退伍,分配到家乡县城的供销社。后来,他跑过大货车,还到新疆当过司机。有了小家,糊口要紧,吉他被他搁置起来。偶尔战友相见,他会弹起一首首老歌,旋律仿如刻在心底。

年纪渐长,战友们的聚会渐渐减少,皆为生活奔忙。要好的几位还时常联系,曾在昆明聚过一次,约在5月2日,李宝东牺牲的日子。聚会上有酒有歌,十几条汉子唱了一夜,《山路迢迢》《血染的风采》……他们唱给李宝东听,也唱给年轻时的自己听。

吴春雷爱养鸽子,几番波折后做起了信鸽生意。日子长了,他总觉得缺点儿什么。

一天晚上外出散步,吴春雷看到公园对面开了家琴行,墙上悬挂的吉他一下子把他的眼睛照亮,一颗粗砺的心随

## 老兵心语

坐在台下的时候,吴春雷看上去很普通,个子不高,有点肚腩,脸上皱纹“深刻”。

上了台,怀抱吉他,右手熟练地一拨琴弦,他粗粗哑哑的歌声响起。

“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这首歌他唱过无数遍。1986年11月,像歌里唱的那样,吴春雷——那时候还被人叫做“小吴”,光荣入伍来到27军某部。1个月后,他随部队奔赴云南参加边境作战,先到文山州进行训练。

吴春雷来自苏北,初见文山州大坪子村的连绵群山,很是激动。但南方的茂林莽原、潮湿气候和扰人蚊虫,也让他和战友们颇为不适。训练间隙,吴春雷看到有人弹吉他,很眼熟。他从小喜欢唱歌,更重要的是,艰苦紧张的日子里,音乐可以带来些许不一样的色彩。

吴春雷和侦察分队的几个战友凑钱,在文山州县城买来吉他和教材。休息时,几个新兵头碰头看书,学基本指法。打听到别的连队有会弹吉他的战友,他们跑去旁听,还厚着脸皮请教。

音乐,像温柔的手掌,抚摸着这些离家不久的年轻人。他们跟着录音机